

人生里 总有一段传奇 在等你

张佳玮

著

每个人的命运不同
别看他人的跑道
你有自己的生活



用心生活的
张公子

送给所有怀揣
流浪之心的
年轻人

勿对人生抱太机械的期望
耐心温和地等待并接受一切
也许最好的还没到来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人生里
总有一段传奇
在等你



张佳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里,总有一段传奇在等你 / 张佳玮著. —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39-0486-5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242038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人生里,总有一段传奇在等你

- | | |
|-------|-------------------------------------|
| 出 版 人 | 许久文 |
| 著 者 | 张佳玮 |
| 责任编辑 | 赵振兰 |
| 监 制 | 于向勇 康 慨 |
| 策划编辑 | 秦 青 郭 群 |
| 文字编辑 | 付立鹏 |
| 营销编辑 | 刘晓晨 刘 健 |
| 版式设计 | 张丽娜 |
| 封面设计 | 新艺·书文化 |
| 出版发行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
| 电 话 | (010) 59419778 59417745 |
| 社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六号院时间国际 8 号楼北楼 306 室 |
| 邮 编 | 100028 |
| 印 刷 | 北京嘉业印刷厂 |
|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8 |
| 书 号 | ISBN 978-7-5139-0486-5 |
| 定 价 | 35.00 元 |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人生里，
总 有
一段 传 奇
在 等 你

目录

第一辑 一切都会好的， 只要时间过去

最好的时光__2

梦想的阶级__8

一个关于暴力、性格与命运的故事__14

对苦难的陈述__18

完美先生与完美小姐__22

你可以不坚强__30

拧__35

是什么事在阻着你出门旅行__38

一切都会好的，只要时间过去__42

第二辑
世上万事，
不过是一懒二拖三不读书

- 百无一用是书生……吗__50
抵制__56
如何让女主角死心塌地送上门__61
文艺中的政治不正确__66
王小波：一个过于正常的人__72
脑补最美丽__77
有口音是件性感的事__82
翡冷翠与莫三鼻给__89
享用情色的自由：许多鸟是关不住的__96
电子阅读与纸阅读：个人的爱__101
世上万事，不过是一懒二拖三不读书__108

第三辑
迟来的安慰

- 姐姐们__116
老物、老奴、老杀才，老赤棺材，老夫老妻__120
你永远斗不过准丈母娘__126
女人的吃醋方式__131
世间的妻子，迟来的安慰__135
每个少年心底，嫁作人妇的女神__139
我爱胖美人__145
这个时代的公主平民或王子灰姑娘爱情故事__151

第四辑
如果有人想自杀，
就放他去菜市场

- 补益灵魂的食物__158
吃茶，喝茶__169
宫廷过年吃什么__177
给食物起个中国名字__183
春药的传说__188
冬天如何取暖__196
洗手间小历史__202
头上的毛__206
背带裤__214
香水的传说__220
所谓“往事如烟”__227
烟斗__233
如果有人想自杀，就放他去菜市场__240

第一辑

人生里，
总有一段传奇
在等你

一切都会
好的，
只要时间
过去

最好的时光

法国人定艺术相关法律，出了名的喜欢保护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引以为傲，觉得在法国，原作者权益比天还高——相比起来，美国法律就略功利，对传播者优待过头；德国和瑞士的法律则比较中庸，没啥特色。说法国人定这法度的缘由，倒不是天然热爱艺术家，而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一些学者的研究证明，艺术家如不保护保护，必然会死绝。比如，拉永德·穆兰写过《艺术、工业与市场》。她写道，1980年，法国有大大小小艺术家大约一万八千人，其中大概一百七十个人声名显赫，百分之一而已，倒有百分之七十一的艺术家颇潦倒。倘若追根溯源，这一万八千名艺术家里，有百分之八十都一度红过，但抵不过时间流逝。娜塔莉·穆罗的另一份报告里则说，1965年，她跟踪了一百六十五位著名艺术家；二十年后，这些人里头，只有十七位还保有着声名，其他基本湮没

无闻了——创作少了，创作出来也卖不了钱。如是，艺术家不保护不行啊：就整个职业生涯而言，他们太脆弱了。

每当这时，我们便有大堆话题可说：三十六岁之前走红阿姆斯特丹，之后二十七年人生惨淡不堪的伦勃朗；三十九岁那年只好看妻子病重死去，到四十六岁才红的莫奈；没等到自己声名大显便自尽的凡·高；五十二岁才真正有名的柯罗……大体而言，除了少数例外，如鲁本斯和毕加索这样孜孜不倦、创作不停，到晚年都灵感和性欲齐飞的常青树，其他艺术家多半只有那么几年巅峰岁月，耗干用尽，便即熄灭。

但是再想远一点，这定律，怕还不局限于艺术家。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怀过这么个迷信想法：命运像送快递那样有思维有感知，每次要给你些东西时，都要按门铃给你提示。所以大家编起故事来，都有些命中注定的开场：杜丽娘游了园，梦中会见柳梦梅；贾宝玉初看林黛玉，就笑称“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不只才子佳人如此，连奸夫淫妇也都有命运做主：你看潘金莲那段生死因缘，不就是失手落了叉竿，打在西门大官人头上？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普通人。命运不喜欢平凡生活，命运也喜欢惊喜，就像老阿姨们喜欢八点档电视剧；命运不会设定你家隔壁的张三是理想伴侣，不会把你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李四当作你的命定情人。命运需要你去侦察叩问，像解谜题似的，一把把钥

匙开门到最后，才见得到意中人——好吧，为什么这会儿的命运，听上去像中学考试的出题老师？“答对这些题才能得满分！不然就蹲班！”而且，命运总会给你点提示。你梦见了谁，你在浪漫的流星之夜、游园会或下雨天遇见了谁，那就是上帝指派的对象——嗯，在这些故事里，上帝就是个心如少女的言情剧编剧。

总而言之吧，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人生里，总有一段传奇，在等着自己呢。

话说，中世纪时候，欧洲经院最爱争论上帝的意志。有些派别觉得：上帝性子苛刻，人类非得做各类诚意善举，上帝才能原谅。有些派别相信：上帝性子善良，只要你一念从善，最后总会得拯救。还有派别觉得：上帝根本不在乎区区人类的所作所为——最后这一点，有些像老子所谓“天道无亲”。以我看来，最好玩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

既然上帝是完美的、预知一切且善良的，他怎么会设定出犹太这么个角色，来出卖耶稣呢？如果他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卧底，那么，他还是不是罪人呢……

再往前，希腊人编神话，就不客气得多。也不跟神明讨论一下，就擅自把宙斯编成一个大脾气的老色狼；把赫拉编成个醋婆娘；众神都爱听奉承，脾气极大，性格粗放，乍看之下，像群小人得志、不小心掌握了人类命运的土皇帝。

说白了就是，全世界的人年轻时，或多或少，都爱揣摩上帝的意思，把上帝想象成土皇帝、言情剧编剧和中学老师，希望能给点面子。或者说，全世界的人年轻时，都觉得自己很特别，命运是一部叙事作品，而自己是主角。命运啊，它有情有义，虽然苦我心志，劳我筋骨，但只要我守得住，最后一定会迎来王子或公主……

但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觉得，自己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天道无亲，根本不把你当回事。越是年长，越觉得命运真是冷酷无情，存心耍我，不指望它能帮衬，那就走到哪儿是哪儿吧。

我们如今见到的最惯常的莎士比亚中译文，出自朱生豪先生手笔。朱先生二十五岁始译《暴风雨》，三十二岁上的冬天，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因肺结核病去世，前后不过七年。

美国人写古典乐评聊欧洲大师，一向不大恭敬。比如菲尔·古尔丁老实不客气地说：莫扎特三十五岁过世，舒伯特更不过活了三十一岁，英年早逝。而海顿先生，幸亏活到七十岁开外，如果在三十来岁过了世，就没有如今的声名啦。

意大利史上最伟大的歌剧家之一罗西尼，十八岁到三十七岁写了上帝赐予他的三十八部歌剧，然后把剩下的四十年时光拿来享乐。

莫里哀先生三十七岁之前生活平淡，开始创作戏剧，然后把生命里最后的十四年都搭进去，死后被葬入圣地。

隋朝最后的支柱大将张须陁，活了五十一岁，人生前四十几年，也就是个县级干部。如今他的传记里，全是他人生最后几年四处平寇、支撑隋朝末代江山的传奇。

巴顿将军在五十四岁之前，就是个脾气颇臭、才华横溢的美国军人；五十四到六十岁，赶上了二战，于是成了传说。

最后，我们熟悉的山德士上校，人生前三分之二都不太得意，简直处处布满失败痕迹；六十五岁到九十岁这二十四年人生里，这个领社会救济金的老爷爷，创立了肯德基，让自己那个大胡子成了地球上最有名的logo（标志）之一。

对那些平淡度日、上班打卡的世人而言，不用日日朝九晚五的生活，想起来都垂涎三尺，但对那些拥有自由却没有保障的人而言，生活就是这样的。除非日积月累，否则，你不知道自己最巅峰的岁月是怎样的。

更进一步来说，命运这东西，就是没什么道理可讲。你不知道欢欣与灾厄会在你什么岁数时急速降临，然后忽然离去。更让人不快的是，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那么一段巅峰岁月可以享用——甚至可能，你的巅峰岁月已经过去了，被你远远抛诸身后，而你还如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吃到肚里，却没尝出味道，偶尔想起以往，觉得“那也不错，但明天会更好”，没有意识到一切已经过去了。

怎么对付呢？没什么法子。法国人学艺术法规的，也只有宽

慰：艺术家的产品不能按流水线产品对待，须当给予时间，并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对他们呵护……

这种思想可以归纳为：你无法对自己的人生抱有太机械的期望，而需要耐心温和地等待并接受一切——每个人的命运是不同的，别看他人的跑道，你有你自己的生活。

也许最好的已经过去了，也许最好的还没到来。

梦想的阶级

《笑林广记》里有个段子，说一人爱吹牛，进过次京，就说自己见过天子。问天子住何处？答：门前有四柱牌坊，写金字曰“皇帝世家”。大门上匾额，题“天子第”三个金字，两边居然还有对联，所谓：“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贾平凹讲过个段子，笑点类似。俩关陕农民聊天：“你说蒋委员长每天都吃什么饭？”“那肯定是顿顿捞干面，油泼辣子红通通！”

类似的笑话，《红楼梦》里贾老太君早批评过了。太君的意思：老有些根本没见过贵族人家的不成器穷酸，在那凭空瞎编。编个尚书宰相，养个独生女儿，身边必还只有一个丫鬟，见了个才子，就私奔了去——不过是意淫罢啦。妙在老太君这样簪缨世家的人物毕竟少，普罗大众接受最多的，其实还是这种“平民想象”的故事。

“平民想象”其实特别淳朴，蒲松龄写《聊斋》，是路边摆碗绿豆汤，跟过路人把故事榨出来的，不是遇到了漂亮女妖精，就是撞见温和的男妖精。妖精也未必有移山倒海的大神通，能保你做天子帝王，但常能让主角富足闲逸，安顺过一辈子，得享高寿，偶尔还诸子登科。这和《格林童话》里“汉斯和某姑娘一直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直到老死”是差不多的。“平民想象”要求不高，只要是个田螺姑娘似的妹子，不管是人是妖，会些改善经济地位的法术，比如点石成金，已足够了。

大多数的“平民想象”，所追求的着实不多。一个好姑娘，一个好家庭，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说到底，要的是物质上的平等。放之于食物上，古代白面揉的可以叫银丝卷，鸡蛋和白米做的可以叫碎金饭。宋朝有名的玉灌肺，当然也非玉，原料尽是真粉、油饼、芝麻、松子、核桃、苡萝、糖和红曲。中国人擅长在辞藻上下功夫，贩夫走卒，也能吟诗玩词。所以白的叫玉，黄的叫金，红的胭脂，蓝的雨过天青，都好听得很。把贵金属加作食物描绘，还顺带满足一小点点石成金的小心思。

至于满足了贵金属需求的非平民们，又希求些什么呢？

1938年，戴比尔斯珠宝（De Beers）盘算，怎么哄美国人打开钱包买钻石。如果你当当敲门，给开门的客人亮出块石头，然后诚实地背化学课本：“这玩意其实就是碳元素单质晶体，说穿了

就是碳。”结果可想而知。戴比尔斯珠宝创始人的犹太血统使他精贼刁滑，才不干这赔本买卖。他们的思路是：请电影明星忽悠“钻石和浪漫爱情有关”；请英国皇室出面（英国人在钻石业里蹭钱不少，女王王爷们自然义不容辞）佩戴钻石；把钻石和毕加索、达利们的画放一起拍照然后上封面。1946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A Diamond is Forever）终于出来了。

一句话就是无中生有，硬哄人相信钻石和贵族、爱情、永恒息息相关。钻石也许很普通，但后三者虽然看不到摸不着，却是许多人——尤其是女人——的梦想。

唐鲁孙提过一个段子。说二十世纪前半段，美国雪茄销售不佳。雪茄销售方灵机一动，和电影制片方咬耳朵：我们全美国几万家雪茄店，可以给你们做电影广告，抬尔等的票房。代价嘛，电影里那些肥头大耳、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满肚子民脂民膏的富豪巨头，都请叼支雪茄再出场；那些码头搬鱼臭流氓，一个都不许叼雪茄……如此你情我愿，瞬间扶起了雪茄业。如果你对口叼雪茄、自我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们追溯历史说“其实哥伦布刚到新大陆时，就看见蛮荒之地的印第安人抽雪茄来着”，人家指不定怎么挥着雪茄剪要把你舌头割了呢。

本雅明剖析十九世纪的巴黎时，洞彻就里地说：十九世纪的广告商们已经明白，最有效的宣传手段，是制造一种如梦似幻的氛

围，诱人上钩。这话一语道破：所有的商业宣传，无非是卖梦而已。卖梦的好处是，你尽可以沉湎其中，沾其好处。像美国常有家庭风味饭店挂牌“南方妈妈”之类词，也不是为了让你品味南北战争前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赶收棉花之苦，而是让你品味号称原汁原味反正老阿婆们都已入土死无对证的南方美食时，顺便感受那温煦的、甜美的、缓慢的、雍容的、《乱世佳人》电影开头20分钟那种南方风情。所谓宫廷秘方、豪富私房菜，皆如此。人家向往的不是一味药、一盘菜，而是一种如梦似幻、斑斓明丽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梦。

当然，大多数关于幻觉的梦想，都是被提炼过、淘净了其中沙砾之后的透明状态。《午夜巴黎》这电影揭示了一个美妙的矛盾：想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庞德、毕加索共游的文艺青年们，怎么解决没有抗生素的问题？实际上，哪怕是海明威自己在《流动的圣节》里回忆往昔时，还是苦于饿肚子、没浴室，只能隔着饭店橱窗看乔伊斯一家肆意饕餮……所以有心思玩文艺梦的，大多是富庶之家，而且远观可也，不去褻玩。贾政造大观园时，还假模假样要养鸡鹅，做田居模样，兴“归农之意”，却被贾宝玉一语道破：“失之穿凿。”老爹恼羞成怒，简直打算把他“叉出去”。实际上宝玉说的也是实话：真让老爹去过故人鸡黍、绿树青山、把酒桑麻的日子，可是要弃了官位的，老爹怎么肯？类似情绪，常见于清朝许多士大夫。边吃着雪花银俸禄，边念